

應，則是对挑战竭智竭力所採取的应付方式。沒有挑战，不会有回应，便沒有產生文明的机会或可能。不断的挑战，導致不休的回应，於是便構築起五彩繽紛奪目的文明。個人、民族似乎也有孵豆芽一樣，有他的成就脈絡。

更深人眠，從囚窗遠眺天宇，听浪涛拍击礁石，細細緬懷台湾四百年來的悲哀史實，細細咀嚼自己十餘年來血淚凝聚的遭遇，我突然不再沮喪，不再痛苦。頃刻間，我為台湾人民、為我個人及和我同樣命運的人們感到驕傲和喜悅！並充滿自信！

(一九七五年九月卅日於火燒島)

——抄自東田納西台湾同鄉會鄉訊

潮流終浩蕩



歸國學人 古月說

「姑妄言之妄听之，豆棚瓜下兩如絲，料在厥作人間語，閒听秋魂兔唱詩」

一、兩個心向

話說古月老人（双姓古月，單名說，缺德的學生罵我「胡說」）。有一天，在公園裡陪孫兒玩棒球，對面來了一對五十外歲的阿山仔夫婦，他們听到我跟孫兒在講「台、中、美」混合話，就跟我聊起天來。一段半自我介紹的開場白之後，他們就開始感嘆美國生活單調，無聊等等（先生先到非洲投資一年，全家才移民來二個月），他們很懷念生活在台灣的「威風」，「方便」，和「舒適」，最後那位王西鼎太太（不是台語的「往西走」）很感慨地說「台湾最近平實在太危險，快撐不住了，早晚會出大

民主永不死

亂子。」她說：「小時候在中國大陸逃亡，青年、中年在台灣逃亡，老年又到美國來逃亡，這一代真不幸。」不過她說，算來算去，還是台灣那二、三十年最這般，可惜……。在她停下來，沉思，換氣之時，我借機會告訴他們，古月老人以前在台灣當小學教員，生活很苦，去年退休，出來看看小兒子，也順便留學了八個月，思想搞通了，深深体会到，台灣才是我的鄉土。生於斯，長於斯，二隻腳深深地埋在那塊地方，不久就要回去。早年為日本人，為國民黨做了不少「思想教育」，現在留著老骨頭，要回去為台灣人作一真有意義的事。談話到此，他們茫然地走了，而我繼續高興地跟孫兒玩球。

二、兩邊不是人

古月老人常常在禮拜天去教堂作禮拜，在那裡碰到一對姓歐陽的老夫婦。據說他當年權大官顯，李煥、王昇都曾是他的手下，但後來失寵，所以跑到加州當寓公。現在是國共兩邊爭取的對象。國民黨是不會再用他了，只怕他被共產黨

請去，這就是當大官的好處，不重用了，還可以挾中共令蔣家。他可以說是古月老人留學美國的啓蒙啟撥，他告訴我很多國民黨的坏事。遠自大陸時代，據說「幾個擁護他的人」（不是人民）選他當國代表，等到要去開會了，當時的小蔣才告訴他那一縣的名額已經給別人了，（當然他也不是那一縣的人）他只好「落選了」。近有台灣官場種種，听得老夫如雷灌耳，口閉眼直，驚訝不已（真是土包子）王暢吾利用世界日報，替台灣大官搬（不是「拿」）錢出來。這已不是新聞，莫民工程處到非洲去標工程，原來也是把錢搬到紐約開銀行。怪不得最近听说很多人到非洲投資，原來如此這般。葉翔之的兒子在台灣倒閉了，運了（也不是用「拿」的）一大筆錢出來在Oakland發大財，台灣調查局當然「不曉得」他在那裡。

有一次談到最近伊朗、韓國、美中建交和台灣的不安定，他很虔誠地說「冥冥中，上帝在照顧著國民黨」，當年大陸撤退，而有韓戰，又有越戰，迭筆快倒了，而有美中建交。

伊朗和韓國事件提醒國民黨採取手段。他說他曾寫信給蔣經國，一定要採取強硬手段，才不會像伊朗國王死無藏身之地，同時要安排好繼承人。他說：「你看，現在美國人自己出亂子，又是過年時間，跟本沒心也沒時間管台灣的事，真是好時機，上天保佑。」听了他的話，我的熱血沸騰了好久好久，這種人真是兩邊不是人，把心挖出來喂狗，都會毒死狗。自那次之後，我再也不去跟他交談，因為他信的「主」跟我信的「主」不一樣，我深信上蒼保佑的是台灣人民，而他的話更堅定了我回台灣的意志。

三、其父其子

說到回家，很多人都跟我叮嚀不要晚上回到桃園，計程車起碼開價二、三千元，走通很不方便。為什麼呢？據說這是最該殺的蔣孝武幹的好事之一。台灣本來有很好的公共交通，機場搬到桃園後，也應該有公共交通。但蔣孝武看上這肥肉，他負責所有機場的裝設佈置和服務設施。（當然他只是幕後主持人）很多作孽出亂子不說了，听说連釘路標或在

路旁釘廣告板等等，都有專人「統一辦理」，費用之外，還要有門路，走後門。計程車要在那裡營業，這「後門費」當然按月計算。這只是從那些小商人口中任出來的小事，推而廣之，其他大事更不用說了。怪不得人家說幾年來，那些青年公司案、冒貸案、大豆案，這個案，那個案，小小一個公司，一牽連就是好幾千萬，查來查去，最後都查到蔣孝武身上，只好雷大雨小，不了了之。他老爸罵他亂來，他頂老爸說：「你當年還不是一樣，我只是跟你學習學習而已，還沒有關到要脫離父子關係咧。」看到兒子有乃父之風，他老爸心裡很高興。這就是当今皇上和他的犬子（太子點錯邊），也就是未來的繼承人。怪不得搞得台灣遍地血腥。血必須用血來洗，看來要洗淨台灣鄉土，除了用蔣家及其走狗的血來洗之外，還要加上很多台灣人的熱血。吾鄉吾土，我的血願為你流。

四、學成歸國

八、九年前，當古月老人的小兒子出國，前腳才踏出國

門，弄回來的信就怪怪的，思想好像一下子就變怪了。二年後回來省親，突然好像長大很多，說的話更是離譜，不是「蔣總統」而是「蔣介石」，什麼政府腐敗，選舉不公，沒有民主自由等等全部都出來啦，他說的話好像很有道理，我們也很想听一听外面的風聲和動靜，不過听起来叫人心驚膽跳，晚上門都閉緊一點，午在夢迴，我們兩個老的輪在牀上，總覺得很奇怪，這小兒子以前很乖，拿了好多救國團的獎品，怎麼一下子會罵起政府來啦？還強調要團結、勇敢和反抗腐敗。這次他接我出來，當然主要是出來玩一玩，看看大千世界，但也想順便看看他為什麼會變得那麼「極端」。來到美國，才曉得原來如此，住在廬山，不知廬山真面目，竊這東西一聞通，一切都通，我連老古董思想不到一個月也就變了。首次參加舊金山的示威遊行，真有說不出的痛快。我的小兒子說，他來美國拿的真正是政治學位，不是哲學博士，他說現在我也拿到了（至少已經通過資格考試），已經可以「學成歸國」。他說最好的繼續進修的地方是「國立東海大

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」，（語云施明德），設於火燒島，就在我們台東對面。而我這次的「學成歸國」，相信我那還在教中學和小學的儿子和女兒都會覺得我「老舊」，「思想有問題」。這沒關係，思想這東西一真就通，而今以後，希望能為台灣社會教一點「思想教育」。

（上接第15頁）

天堂。遊行號稱千人，當場捐奉「愛國自強基金」一千多元。（每一個參加的人捐了一元？）最絕的是吳建國隔天就登上中軌，特地帶了這批錢到台北去繳功。各位不妨算一算這批捐款是不是足夠吳氏的旅費！

津區有一位出名的覺棍的太太向人述怨，大意如下：「台灣同鄉實在太誤解我先生的作爲了，其實我先生替國民黨作事，並沒有得到多少利益，最大的好處還都是被大官的子女拿去的。」個中滋味大有欲哭無淚、一言難盡之意！喜得我這個軟心腸的人听了這些話之後，差一美就弄了一張慰問卡給她。